

厦门面朝大海的代际接力

◎ 中国青年报记者 张艺

（刊发于中国青年报 2 月 20 日第 4 版）

1986 年，一场名为“2000 年——我心目中的厦门”的征文活动在厦门当地引发广泛关注。后来，征文中的十多篇善计良策被采纳编入《1985 年 -2000 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》中，那是我国地方政府较早编制的纵跨 15 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，“环境优美”被纳入六大战略目标之一。

2002 年，一声“提升本岛、跨岛发展”的动员令气势如虹，鼓励厦门加快从海岛型城市向海湾型生态城市转变。

2017 年，金砖国家领导人在厦门会晤，厦门被盛赞为一座“高颜值的生态花园之城”。

2024 年，国家层面发布了全面建设美丽中国的路线图，厦门 30 多年的生态实践恰似一个缩影，成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先行者。近日，记者走访厦门，寻访一代代接续奋斗者，探寻美丽厦门的实践密码。

从一个湖泊蹚出生态治理的路子

厦门既“得天独厚”又“得海独厚”，这座城市曾先后获得“国际花园城市”“联合国人居奖”的美誉，并非仅靠“天赋”，还有艰苦卓绝的努力。

筓筓湖，原是深入厦门岛的内湾渔港，入夜，渔火如星，景美如

梦，“筲簕渔火”盛景传扬。但在20世纪70年代，筲簕湖变黑发臭，鱼虾白鹭绝迹。

当地可查记录显示，那一时期，筲簕湖污染源较多，125家企业向该湖排放工业废水，占全市工业废水排放量的45%以上，全市近一半的生活污水直接排入筲簕湖，还有6家医院的污水也直入此湖。

“筲簕湖何时不再黑臭？”当地群众发出强烈呼声。

1988年3月，一场整治环境污染的硬仗在厦门打响。很多人都记得，时任厦门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的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专题会议，提出“依法治湖、截污处理、清淤筑岸、搞活水体、美化环境”20字方针，拉开了筲簕湖综合治理序幕。

针对前期资金不足问题，筲簕湖治理方案明确每年投入1000万元财政资金，占当时厦门全市基本建设支出近10%；同时，多渠道筹措排污费、土地批租收入、借款和技改资金，以空前力度加大治理投入。

在厦门市市政园林局党组成员、总工程师王艳艳看来，这样的治理力度在当时实属罕见。

水域面积1.6平方公里的筲簕湖先后进行了五期大规模整治，总投资约19.9亿元。事实上，36年来，厦门在海洋生态保护修复上累计投入1056亿元。

“以筲簕湖综合整治为起点，城市生态价值观念逐步觉醒。”厦门市副市长张志红说。

最早的20字治理方针一直影响着厦门的生态建设，“依法治湖”作为首要原则，不仅贯穿筲簕湖综合治理36年，也是厦门生态建设的底色。

厦门不少干部表示，如果没有法治保障，生态修复很难久久为功。1994年，厦门获得经济特区立法权后，制定的首部实体性地方性法规就是《厦门市环境保护条例》。此后，厦门在海洋法治建设方面，充分发挥经济特区立法权的优势，先后制定了十多部涉海法规。

有关厦门海沧湾鳌冠自然岸线使用与否的争议持续多年。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原所长余兴光介绍，这段自然岸线虽只有几百米，却包含沙滩、礁石、红树林、湿地等不同地貌，开发者也看好这段岸线。曾任厦门市人大代表的余兴光在多个场合呼吁，保护鳌冠这段“袖珍”岸线。

针对岸线的保护最终以法规的形式写入《厦门市海洋环境保护若干规定》，其第三章第十六条明确规定，“禁止任何改变鳌冠滨海自然岸线的活动”。

除了舍得投资治理、法治保障外，厦门市还有一系列制度创新，成立市政府海洋管理办公室、在全国率先组建专业化海上保洁队伍、严禁引进重污染项目、合理布局工业集中区、推动主城区企业搬迁及升级改造等。

从一个湖泊、一段岸线、一道海湾，到一座海岛、一座山头，从局部到全域，从山顶到海洋，厦门构建起系统治理体系和“多规合一”的业务协同平台。

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、局长柯玉宗介绍，原来分散在自然资源、发改、生态环境、水利等部门的各类空间规划统筹整合起来，将各类生态环境管控要求落图管理，形成以生态环境为本底，以资源承载力为支撑，以各部门专项规划为基础的全域空间“一张蓝

图”，最大限度节约资源、保护环境。

科技支撑与科学决策良性互动

30多年来，厦门“高颜值”的背后离不开强大的科技支撑。《1985年-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》中，就明确把“环境保护技术”作为重点发展的社会科技领域。

随着海洋生态修复的深入，问题牵涉面广，涉及利益方多，科技、行政、法律、经济、环境问题交织，流域资源如何配置、空间如何规划？各部门有自己的工作目标。

1995年，厦门市政府海洋综合管理协调领导小组成立，市长或副市长当组长、部门领导为成员，同时成立政府海洋事务综合管理的职能部门——海洋管理办公室。

1996年，厦门市依托海洋管理办公室在全国率先成立海洋专家组，市政府发聘书。我国首位归国海洋学女博士洪华生任首届组长。

专家组人员结构也随厦门的发展阶段而变化。起初只有海洋和规划领域的一些专家。当海洋生态的修复目标逐步拓展，增加了法律专家、经济学家。当厦门向岛外全域打开，厦门高质量的海洋经济发展需要重大技术铺垫，一些有重大影响力的院士加入进来。

曾任专家组组长的余兴光回忆，原则上每两个月，专家组听取一次厦门市涉海重要事项的通报，主管海洋的市领导与专家组成员共同研讨，“建议可以当场提出，也不一定当场提出。可以书面，也可以口头”。通过磋商、调研、反馈和不断沟通，专家组达成基本共识，大部分意见得到政府很高程度的采纳，形成良性互动，“这种机制是

一种依靠科技、少走弯路、实事求是的科学决策模式”。

“我跟科学家的接触，就像学生去拜老师。”当时在厦门做副市长的潘世建与专家组保持着一种“无间隙”的密切接触，“有时候头脑容易发热，要多听听别人的看法”。

潘世建说，很多理念、细节的沟通不能仅靠开个会，而是随时电话或登门拜访，还要向专家开放信息，“一点都不能瞒”。

阻隔厦门东、西海域的高集海堤长 2212 米，在厦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，高集海堤的开口被看作“厦门海洋生态功能修复工程”的重中之重。洪华生介绍，开口之后，海域的“经脉”就打通了，本来半封闭的海湾变成开放式通透性的海湾，有利于增强水交换能力，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厦门整个西海域、同安湾海域最大环境容量的问题，对整个生态修复起着最关键的作用。

开口多宽，纳潮量多少，浚深多少，水动力改善与回淤程度多少，水质控制指标多少，等等，如何来定？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和厦门大学同时进行“背靠背”数学模型研究计算比对，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还进行了物理模型实验，确保精准科学。

刚刚过去的 2023 年，厦门市下潭尾红树林公园可观察到的鸟类已有六七十种，这是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副教授杨盛昌团队的最新数据。在这片区域实施生态修复前，鸟类只有二三十种。

“生态修复工程实施后，最大的是生态效益，尤其是生物多样性显著提升。”杨盛昌说，贝类、虾蟹等底栖生物的数量也有了 3 倍左右的提升。早年间，下潭尾无序养殖多发，污染严重，被厦门人视为偏僻之地，不愿意来，“来了之后都会被海水臭味熏走”。当地原生

红树林亦遭到严重破坏。

红树林被视为“岛屿的保护神”，2005年开始，厦门市政府委托厦门大学林鹏院士，带领厦大红树林课题科研组，在下潭尾种植红树林试验林。红树林修复被厦门市政府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。

林鹏的学生、厦门大学嘉庚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卢昌义回忆，一些村民原先对下潭尾红树林湿地的建设有抵触情绪，有的村民甚至爬到施工的钩机上，阻止工程开展。

2012年5月，工程伊始，卢昌义背着便携式投影仪来到村庄中。夜幕降临，他借了一张白色床单做幕布，挂在村头石墙上，给乡亲们讲起了自己的生态“公开课”。配合各方努力，村民们终于对下潭尾工程表示理解和支持，红树林的种植用工有60%以上由当地村民构成。

如今，下潭尾红树林公园已成为抵御台风、风暴潮等海洋灾害的绿色缓冲带，融自然教育、休闲科普等多种功能于一体。杨盛昌表示：“厦门的小朋友几乎没有不知道红树林的。”

2023年11月，联合国秘书长海洋事务特使彼得·汤姆森参加厦门国际海洋周期间，来到下潭尾红树林公园，高度肯定厦门生态与经济之间取得的平衡，期待其为国际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提供“厦门样本”。

破题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

厦门为何如此不同？

当我们细细探究城市肌理形成的逻辑，会发现厦门存在许多奇妙

的“退让”：为了保护500多棵树木，五缘湾的天圆大桥绕了一个弯；为了不打扰中华白海豚，翔安跨海大桥的方案改成了建设成本翻一番、建设风险更大的海底隧道；为了避开水库和植物，厦门修了一条只有三条车道的山路；市区林立的高楼中间有一处仅3公顷的自然保护区，留给“中国最美小鸟”栗喉蜂虎安家繁衍。厦门，是它们在全球纬度最北的繁殖、栖息地。

一处处“退让”不是妥协，是高歌猛进的城市对自然生灵的善意回眸，是协同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的智慧。

潘世建记得，21世纪初，厦门正处在特区的快速建设期，到处都需要钱。“一方面我们面对的是把这个城市迅速建起来，满足人民的需要，同时还面临一座原本环境优美的海岛城市需要生态修复，里面有很多具体而艰难的抉择。”潘世建说，“我们不是简单地拨算盘，计算值还是不值。”

以厦门岛东北部的五缘湾为例，因海堤阻断和区域开发建设等原因，该区域水交换能力差，种植、养殖和盐场经营亦导致污染加重。2003年，当地人均GDP只有厦门全市平均水平的39.4%。两年后，厦门市借鉴筲箕湖的治理经验，启动五缘湾综合整治工程。

最初五缘湾湾内这片土地计划收储作为建设用地，厦门市政府充分征求并采纳专家意见，及时调整五缘湾片区开发利用规划，放弃当时十分火热的房地产开发，保留湾内89公顷原生湿地。

栗喉蜂虎的栖息地也在这片湿地内。2011年，厦门市政府划定栗喉蜂虎自然保护区，其中五缘湾湿地片区37公顷为觅食地、城区3公顷为繁殖地。按照原来计划，这40公顷当时如果用于开发，土

地价值高达 30 亿元。

“城市建设这篇文章是简单做，还是复杂做？厦门的发展理念是：今天做的事要为明天发展提供更好的平台和环境。”潘世建说。

后来的数据显示，截至 2022 年年底，五缘湾片区仅土地价值就比 2005 年增长 8 倍多，创造的价值远超出当时舍弃的地产开发收入，更为栗喉蜂虎留住了宝贵的栖息地。

如今，五缘湾成为厦门新的“城市会客厅”，吸引了 300 多家知名企业落户；建成厦门国际游艇汇、帆船港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前来体验帆船、游艇、冲浪；日常在周末还会举办音乐节、后备箱集市、艺术展。

“抬头仰望是清新的蓝，环顾四周是怡人的绿。”漫步厦门，人们会发现，人与海的距离如此之近，骑友在海湾车道骑行，小孩追逐赶海，老人在海滨公园晨练，落日余晖中，市民和游客长长的影子铺满白城沙滩。

厦门市观鸟协会会员黄志泉独爱厦门两道风景，一道白色风景是筭笪湖西堤闸口成群白鹭捕鱼景象，还有一道黑色风景，是在每年冬季，成群的越冬鸬鹚如约而至，在杏林湾水域觅食和栖息，形成“万鸟齐飞”的独特生态奇观。

早前杏林湾，还是一片烂泥潭。杏林湾历史上曾是一个美丽的海湾，但受堤坝阻拦、生产建设和养殖污染影响久矣。有专家来此考察，船只还没靠近就无法前行，尽是淤堵。

位于厦门市集美区杏林湾的园林博览苑建设，是潘世建经手的最难的一项工程。他不仅想将该区域进行生态修复，更想打造集美新城，

而园博苑正是一个契机。

园博苑从申请建造到最后建成，只花了两年多时间。厦门市为此专门成立指挥部，先对各种鸟类、鱼类等动植物进行深度调查，保证开发建设时，不破坏原有的生态平衡。认真保护原有的生态绿地、水系、苗圃，以最少的改造或不改造获得良好的生态效益。

很难估算这座水上花园带动了集美区多少经济增长。集美区原是厦门老工业区，如今，以园林艺术、文教、体育、温泉度假、水上运动、航海教育等为内容的产业链条逐步建立，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产业体系。

厦门市集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谢茗介绍，近10年间，集美区人口净增长量为福建省最多，达50多万人，也是目前厦门市人口最多的区，达110多万人，14-35岁的青年群体占区域人口总数的46%。有企业的年轻员工表示，他们在选择居住地的时候，环境优美、产业聚集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。

在一次次海湾整治中，有数万渔民上岸，为碧海银滩腾出空间。

为了避免渔民的利益受损，保障渔民的生活，政府为失海渔民设置了专门的社保，上岸后组织再就业培训，安排渔民在企业就业并给予补贴，成立基金，鼓励创业。

一些渔民转岗，一些渔民带着养殖的手艺到别的地方谋求发展。厦门市同安区潘涂社区党委副书记林育林说，潘涂人在外每年养殖产量超40万吨，约10%的产量运回潘涂，潘涂海蛎产值约占厦门市场的七成。

电子、机械、轻工、化工，曾是厦门的支柱产业。厦门有取有舍，

主动放弃粗放型产业，布局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，海洋经济、文旅经济等成效显著。数据显示，2023年，厦门第三产业比重超60%，高于全国近6个百分点；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超40%，高于全国27个百分点；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、水耗均处于我国领先水平。

今天的厦门已经发展成一座高素质的创新创业之城，新经济新产业快速发展，贸易投资并驾齐驱，海运、陆运、空运通达五洲。厦门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。

在国家发展改革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相关负责人看来，厦门协同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已经破题，“厦门的发展不依靠资源能源的消耗，其实践证明，高水平生态保护也能创造发展新业态，也能支撑经济新优势。”

这是一任接一任、一代接一代的接力赛。余兴光在厦门工作生活43年，见证厦门上下坚定生态保护修复目标，“不因领导换届而转移，不因暂时的经济困难而退却，不因经济与生态形势变化而变化”。

厦门“把最美的沙滩留给人民”，最大限度保护沙滩和海岸沿途的山石地貌；也在各类保护措施中，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，鹭岛儿女精心呵护身边每一片绿色。

企业、市民积极认购马銮湾生态岛上的树木种植和日常管理；“市民湖长”竞聘守护筭笪湖；人们把中华白海豚叫做“妈祖鱼”，赋予它好运的寓意。

“厦门人爱自然。”潘世建从小在厦门长大，小时候的他爱爬树，到树上和小鸟说话，小鸟叫喳喳，他也喳喳地叫。他爱去海里游泳，

看螃蟹钻进沙滩。他说：“这个城市的主人不只是人，动物、植物都是。”

当他成为城市建设者，他要种树冠很大的、能让鸟做窝的树；还要种会长虫的树，让鸟儿有食物吃；在石头缝里种树，在海上的礁石群种树，在无人的海岛上种树。他还在自家的阳台上种菜，喂给小鸟吃。“要真正热爱这座城市。”潘世建秉持着一种理念，“城市是我们的母亲。”他在蜿蜒的环岛路边的沙滩上建起一座雕塑，那是一位母亲牵着孩子在海边玩耍。



扫码可看原版报道（视频）